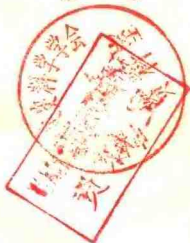


30 03

盐池县文史资料

第一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也是人民群众谱写的。亿万点滴、具体地历史事件，则可以汇集，纂纂成为比较完整的历史，或者历史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盐池县是原陕甘宁边区所属的一个县，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九年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建设后方，保卫红色根据地，首当其冲，历经艰难险阻，为盐池和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许多同志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革命精神是十分宝贵的历史财富，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它可以激励后人继承革命传统，鞭策自己不断前进。

为了收集和保存点滴革命史实，特别是我们本县的革命史实，我们县政府在一九八一年成立伊始，新设立了“文史组”，曾发动本会委员，工作人员，并邀请部分离退休老干部，数次座谈，讨论，商榷撰写文史资料与回忆录的题目，并商定将写成的史料除推荐给有关方面采用外，本会将搜集印制、装订成册，发送适当范围，以作交流并作为本会资料保存。承蒙一些同志不辞辛劳，已陆续写出回忆录等史料十四篇，约二万字。这些史料，有些已分别送呈给县委征集办公室、《宁夏日报》、县广播站等部门采用了。在这里，我谨向撰写者及采用单位致以深切的谢意。

有关单位采用了，作为党的宝贵财富。

搜集整理成册，是否有“^之窃_人”之嫌？如不搜集，又如何实践 原决定和向读者“交待”以及今后如何开展这项工作呢？考虑再三，还是按原定办理。凡为本会征集的资料，无论被采用与否，凡还是有史实价值的，我们都征集起来，暂油印为“资料小集”，保存下来，也许对别处人们了解盐池人民的革命斗争史实会有一点作用的。同时对于~~题~~写者也可以有所交待和鼓舞，我们也欣慰了。这也就是我们油印这个“小集”子的目的。

我把情况如实说明，至于还会不会有“~~窃~~窃”之嫌，那就请阅者见谅了。

张 光 祖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日

目 录

1945.11 (以历史事件时间先后为序)

我所知道的盐池教育情况	张光祖 (1)
红军攻克盐池城	张光祖、张永新、武常新 (2)
红军来到我家乡	张久铎 (3)
当年的税收工作	武常新 (14)
夜袭盐池分局	陈占奎 (16)
消灭奇恩成	武常新 (18)
安全撤出盐池	李鸣凤 (23)
白区湾突围	张光祖、李鸣凤 (24)
第一次收复盐池	李鸣凤 (25)
把情报点、线建立在敌人心脏	张光祖 (26)
自己缝棉衣	李鸣凤 (28)
深夜捉盐警	冯天君 (31)
最后的枪声	韩自立 (32)
忆盐池李季	张子良 (33)

我所知道的盐池县教育情况

(县政协主席 张光祖)

旧社会，盐池县的文化教育是非常落后，广大劳动人民几乎没有识字的。民国初年，在惠安堡成立了一所高小，内附设初小，民国七年又在盐池县城（旧称花马池城）设立高级小学一所，内设初小，除以上两校的两所高小外，在农村有十三所初级小学（私塾），全县当时有教师二十多名，学生二百余人，学生中绝大部分是地主豪绅的子弟。

一九三一年，我到离家不远的月儿泉上私塾，是个姓高的老先生教我们。读了两个多月后，高先生去世了，高先生又接着给我们教了三个月。那时上私塾除笔墨纸张及书本费金由自己负担外，还要付学费和老师的生活费——米、面、油、盐、柴等；此外，端阳、中秋节等必须给先生送一份水礼。

一九三二年，我转到雷记沟王 先生那里上私塾，正是清朝时代的塾生教得比较好，对学生管理相当严格，在那里学了半年多时间，对我识字、学写字收效较大。

一九三三年，又转到窑门沟小学上学，这个初小是公办的，宗立本先生教书比较认真，管理也严格，学生每天除念书、背书、学写大小楷外，还给我们开讲“三字经”等；对学生态度也好，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是个比较开明的民主人士，实行“三三制”后，曾经在人民政府中担任过委员和教育科长。

一九三四年，我转到盐池县城一小读四年级，这是当时盐池县最好的也是最高的一所学校，有教职员七、八名，学生一百余人，开五个班

分三个年段。一九三五年六个班，六年段不到十个学生，冯茂、白
海青、孙存玉等都在这一年毕业的。第一完小课程设置国语、算术、
公民（三民主义）、历史、地理、自然、图画、音乐等。到三五年时课
改为早训所代公，语文课还读，常“古文观止”、“千字诗”等。

一九三六年，我在县城小学读六年级，除了县城小学（也叫第一
高小）外，还有惠安堡公办小学（亦称第二高小）。在农村中，星星点
点有几处初小，且大都为私塾。私塾老师都是有钱的庄子，有钱的人
家聘请的除他们的子弟外，其亲友也可以跟上来读书。

我在高小毕业时，^{一九}三六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徐海
东领导的红十五军、七十八师西征，解放了盐池县城，红军还没有到
城上，经过城外就宿，就记城门关了，不管白天黑夜，没有路条不许
出入，在此之前，国民党着大喇叭还说红军是“土匪”、“背面红杆”
“借道宁宁”、“到处杀人”、“共产共妻”等。

我们那时年龄也不大，没有见过红军心里想，不管怎样说，红军
是来真的来了，肯定要和白军打仗，我们还是早点离开县城。在县城
临近解放前夕，凡是有钱有势的人家的子弟，大都通过各种关系出了
县城。我和同学张民、郭文举、唐杰、陈志鹏等都在城内，古历五月
端阳节的前两天晚上，红军包围了盐池县城，经过两个晚上的激战，
于六月二十一日（古历五月初三）打开了盐池城，解放县城的第一个
早上，红军在城上投掷到学校，向我们干什么的？我们说是学生，
指导员立即向我们宣传党的有关教育方面的政策，说：“你们不要害

怕，红军和共产党^开保护学校和学生的……。”

接着，我上街听了几次红军召开的群众会，红军在会上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政纲，和“打土豪、分田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护工商业、保护学校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盐池县城刚解放那天，蒋介石、马鸿逵匪帮的飞机每天来城轰炸、扫射、谣言纷传，人心恐慌，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住在城内无亲无故，有些害怕，想出去又出不去。过了六、七天后，就经过街上那个小班的胡克新转告一个红军干部，把我放出县城，当天回到家中。一个多月后，听说红军帮助学校复课了，我又来上学。盐池刚解放，识字人不多，教员很难找，原来的教员大都逃散。盐池街上有个卖百药的老罗也被动员当了教师。比我低一级的学生回家也当了老师。因为没有老师、同学们也来的少，不能上课，我就又回去了。

这时，红军在盐池建立了人民政府——县苏维埃，并派工作组到农村开展宣传和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工作组同志，背着抗日会的会员表和革命宣传单，来到^有我家乡，听说我懂文化，要我帮助散发传单，填写抗日救国会会员表，我以上搞了一段时间。一九三七年秋，我协助区政府统计了一个多月户口。冬季，区政府派我去延边三边地委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我去后不久天冷了又回来。

一九三八年春节后，组织上正式吸收我参加工作，担任区政府助理员。一九三九年，我要求搞教育工作，组织就我当了小学教员。先后在白记井、崖阳沟、石山子小学任教员、校长。到一九四三年秋季，

组织派我去三边地区培训参加整风，至此离开了教育工作。

我在石山子小学任校长时，组织^上从延安李孟县调来金仁富（陕西富平人），王从仁（陕西临潼人），吕振瑞（陕西韩城人），曾兆春（陕西临潼人）等同志来盐池担任教员工作。以后，王从仁、曾兆春、吕振瑞又先后调到石山子学校和我^我一起工作。那时，办公用品是麻纸、毛笔、粉笔（自己用石膏制作），教材是边区教育厅编写的油印本，免费发给学生。内容有语文、算术、还有心理学。

一九三八年后，不仅较好地巩固了县城完小，而且在一些乡村也相继成立了小学，并大力发展冬学。一区红山沟、深井，二区余庄子、三区孙家堡、碗湾沿子、石山子、王东井，四区月儿泉、古峰庄，五区张永瑞等地都办起了学校。学生有20余人的，还有不足十人的，教师除李孟县调来的高鹏林、高鸿宾、冯剑涛、曾兆春、程仲惠、吕振瑞、王从仁、金仁富、王库等人外，还有三边培养输送的如：郑文举等。此外，还有当地农村识字者中吸收了一部份。如：曹桂、李文瑞、李春智、宗立本等。冬学教师都是从农村中找的，如高登榜、范守业等。陈志鹏同志也是当初由办冬学而后参加工作的。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各学校都先后培养出了大批的人才，他们有的在乡、区、县各级政府中担任了职务，有的调外地工作了，有的在后来的战争中光荣牺牲了。

盐池教育工作在党的关怀重视下，逐渐发展提高，但教学条件是很差的，很困难。例如：我刚当教员时在白记井初小，说是个学校

没有房子，借用一家姓党的老乡两间旧房子作学校，既是教室，又是宿舍和灶房，没桌子，也没板凳，用土坯垫了个泥桌子，土台子就是课凳子。

盐池地广人稀，文化很落后，学生来源少，又是以牧为主，小孩七八岁就放羊、放牛干杂务活，家长一般不叫孩子读书。盐池人的特点是出门少，外界的情况知道的少，群众对学文化认识差。每学期开学下乡动员学生就得半个月时间。记得我到白记井时和乡干部们下去动员了一个月才收了十一个学生。我在石山子学校工作时，郭庄子有一个叫郭天寿的农民，经济条件比较好，他家有好几个孩子，完全可以供养一两个孩子读书，但宁愿自己拿出粮食，~~给~~穷人家的孩子顶替他的孩子读书，也不叫自己的孩子去读书。至于动员生活条件比较差的农民子弟读书，那就更难了。当时，对学校学生流动状况有句顺口溜“春两堂，夏一半，~~秋~~凋零，冬不见”。

但教师政治待遇高，那时的教员在乡上教学的，必然是乡政府的教育委员，区管学校的校长，必然是区政府的教育委员。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政权，边区规定，县参议会必须有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组成。是年我在石山子学校任校长，被选为县参议会参议员，出席³第一届第一次县参议会。区、乡政府和群众对教师是比较信任的，教师一般都参加区、乡有关会议，帮助区、乡开展一些行政工作。乡、区、县党政领导还常请教师商工工作，给教师拜年，贺节等。教师的生活待遇也比较高，一九三八年，我在区政府任助理员，头一

个月发津贴是一元现洋，第二月是五角现洋，从第三个月以后就没有了。后来，我当了教员；政府每月给五十至一百斤小米，（包括吃饭、买毛巾、鞋袜等），每年发一套单衣，两年发一套棉衣，这样的物质待遇，行政干部是没有的。

一九四七年，马匪侵占盐池，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绝大多数学校被解散，革命教师被迫害或驱逐，学生失学，群众失去了学文化的机会。

一九四九年八月六日，盐池县光复了，教育事业又开始了恢复和发展。

（政协办公室王子崇整理）

红军攻克盐池城

(记林主席 张光祖。付主席 张永新。办公室主任 武德新回忆)

一九三六年五月，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吴家堡。为了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迎接二、四方面北上，把西北的国民党军消灭干净，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初红军攻克盐池城。胜利后，于五月中旬，党中央、毛主席又派出了两路部队。

西路军分左、右两路。右路是红一军团，由左权代理军团长和聂荣臻政委率领，从延川出发，经永济、靖边、保安、吴家堡南下，攻克盐池，然后西进，进驻宁夏七营川，清水河一线与东北军、马鸿逵部隔河对峙；左路军是十五军团（辖十三师、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八十一师、八十二师等部），由徐海东军团长和程子华政委率领，从延川出发，经永济、靖边一线进入三边高原，解放了靖边，宁条梁后，五月二十八日攻克盐池，宋任、继续西进。于六月十五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攻克三边重镇定边城。

此时盘踞在盐池城里的冯县长屈仲（外号屈胡子）及反动国民党绅士、地方武装，惊慌万状，闻作一团，急忙向统治宁夏的主子马鸿逵呼救求援。马鸿逵派其骑兵二团一营营长孙兆祥，率领一营兵马，星夜兼程，于六月十五、六日从高安堡、大水坑方向杀气腾腾进盐池城。

孙兆祥兵马进城，屈胡子喜出望外。孙屈当即密谋，筹划守策：紧闭城门，加岗防守，不许来往行人进出，四处拉夫抓差，强迫他们在城墙上修筑工事，城墙下机运沙子，仍井寮局、盐务局，保安队等反动武

装四、五十人，荷枪实弹，倾巢出动；早在一九三五年红军到陕北时，马鸿逵即派员从农民中强行征集的五、六百人的壮丁队和临时拼凑的商团、民团、统编集结城内，日夜操练，各种反动宣传，鼓噪塞耳……六月十九日天空阴云密布，盐池城里充满了阴森森的空气。中午过，从城东南边方向飞奔过来十几名侦察骑兵，待奔跑到城下时，人们才看清马上骑着红军战士，啊红军！头戴五星帽，身穿青灰色服，个个精神抖擞，英姿威武，他们敏捷，机警，催动战马，围绕城池走动，仔细的观望着城上上下下和远近周围的一切，狡猾狠毒的敌人躲在城墙工事里，虎视眈眈的盯着红军，恨不得一口吃掉他们。当红军战士转到西南城角下时，“叭、叭、叭”一连罪恶的子弹从城墙上枪眼里射出来，突然一匹战马中弹，马上上的红军战士被压下来，战马嘶叫着奔跑了。其他红军战士冒着枪弹雨迅速救起战友，飞驰而去。

当天凌晨人睡定时分，红军七十八师指战员由团长韩先楚、政委唐国良率领，神速云集盐池城下，攻城战斗打响了，敌人死守红军强攻，战斗非常激烈，城墙高而厚，全为青砖构筑，牢固坚要。红军当时还没有攻坚重型武器，敌人躲在工事里，居高临下，疯狂射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未攻克，红军即刻撤出阵地。

盐池城四周是开阔平坦的沙地，为了减少无谓的伤亡，二十日白天，红军只围城小敌里面而不打。部份指战员还抽空走访附近群众，了解城内敌情；宣传共产党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救国的政策。这一天，指战员们反复讨论了攻城方案，磨刀擦枪，做好攻城准备，草率日落天

8

黑。

夜幕^九下，盐池城，旷野黑黑沉沉一片，指挥员一声令下，红军战士如虎添翼跃入阵地，他们分兵三路从东南北发起攻势；东南两面佯攻，北面集中火力主攻，机枪掩护，战士们架云梯攀城墙，敌人依仗有利地形和优势的武器，疯狂射击，红军战士接连几次登城都被压了下来，十几个战士英勇牺牲了。战友们的牺牲，更燃起指战员们心头万丈怒火，立即组织更猛烈的登城战斗。

城内敌人苟延残喘，不惜一切代价，不^论任何手段，拼命顽抗。屈炳子身穿老羊皮袄，头绑白毛巾，打扮成壮丁模样，^不带^着钢刀，跑前跑后，助阵催战。声嘶力竭地^叫喊：“上！打！给我顶住！”并用钢刀皮^刀逼兵壮丁为其卖命；孙兆祥像吃了死人的野狗，两眼通红，手提食子枪，在城墙上东奔西跑，指挥督战。转至三星店旁，^忽然停下来了细观^战况，城墙上他的人马黑压压一片，城墙下红军枪声，喊杀声震动城池，一道道火光，一阵阵炮弹^声，雷^声雷鸣电闪，他有点^心慌了。可是当他听清城下喊杀声的尽是些娃娃声时，（七十八师许多战士是小鬼）马上得意忘形了：“兄弟们，给我狠狠地打！”话声未落，“叭”一声枪响，孙营长应声一个倒栽葱，死猪一般不动了，城墙上众匪大惊失色，乱了营。城下红军战士乘机猛攻，机枪步枪集中目标，一阵密集的火力压住了非^非城墙头敌人的炮火，几个红军战士迅速将云梯搭在三星店西^面城墙一梯白放^下，^{射出}弦^之箭，^嗖嗖^的云梯，跃上城墙。一阵手榴弹的爆炸和机枪的扫射，伪公安局张局长等数敌又丧狗命。此刻，红军后续部队

峰勇而上，霎时城内城外，喊杀声，炮弹声响成一片，敌付营长李国东屈胡子及少数残兵败将一看大势不妙，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屈胡子贼心不死，临逃还舍不得丢他的县印，捞起县印，率少数残兵向西城墙，不顾城墙之高，纵身跳下，一个个跌得前合后仰，屁滚尿流，慌忙爬起，向西奔命去了。

红军大队人马潮水般涌进城内，盐池城攻克了，人民解放了。此时，正是六月二十一日（农历五月初三）凌晨三时，这一仗，俘虏敌人二百余，五十瓦特电台一架（内部机件无损）其他军用品及重要资料极多。

天亮了，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城头上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城墙上“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打土豪、分田地”、“保护工商业者，保护文化教育”、“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标语甚是醒目。红军纪律如铁，秋毫无犯，城内秩序井然；各界人士，^年食^量浆，纷纷涌上街头，^年劳^量红军，全城军民欣喜若狂，载歌载舞，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

（高耀山整理）

红军来到我家乡

(政协常委 张久铎)

我的家乡是定边桥注梁附近的张注。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红军解放三边后,与盐池一样,属陕甘宁边区三边地委所辖。

红军到我家乡前夕,国民党地方官员保长、乡长等整天对老百姓作反共宣传,什么“朱毛红军杀放火”,“共产共妻”等等。搞得人心惶惶,因为山音见的人,谁也没见过红军,听了国民党的反宣传,心里很害怕。

一九三六年农历六月底,正是麦熟季节。那年夏田长势很好,金黄的麦穗穗一拃长,豌豆角角结的又繁又大,可乡亲们却有些担忧:“麦六十粒,豆八颗,就怕今年吃不着”。所以家家户户,男女老少,能于营生的人都去地里抢黄田。(收庄稼)

一天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庄子门前的满里尘土飞扬,马蹄声响,眨眼工夫,开来一队约有三、四百人马的骑兵队伍,人们一见是队伍,不分青红皂白,惊惊失措,东跑西藏,有的来不及跑,赶紧把门闭了。我当时小,不懂事,尽管大人提前叮咛过:“不敢乱跑,小心被红军捉住”。住一见来那么多人马,早把大人的话放在脑后,怀着好奇心,挤到队伍跟前看热闹哩!多威武,他们一律头戴红五星灰军帽,身穿灰军装,绑着腿带带,人人一马三件子(长枪、短枪、大刀)。进了庄子,红军挨门逐户喊:“老乡,别怕!我们是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红二十八军骑兵团”,“我们是为穷人打天下

的”！人们一听说是朱毛红军都感到害怕，不知怎么应酬。正这时，我大（爹）从地里回来，一个红军迎上去，从他手里接过镰架，亲切的问寒问暖，问这问那，还给他讲了许多红军为穷人打天下的道理。最后那个红军请我大动员乡亲们出来。我大半信半疑，把红军的原话传给了乡亲们。

红军进村后，秋毫无犯，他们住在院子里，脑畔上，场边，耐心地宣传共产党、红军的政策；他们不吃群众的饭，不拿群众的东西，不随便进群众的窑洞，还常常把他们的饭端给群众吃；他们给老乡扫院，担水、打场。团参谋长刘月山对乡亲们和气、亲切，没有一点官架子，晚上到战士们住地查铺，给战士们盖被子，……红军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融化了乡亲们心里的冰疙瘩。很快乡亲们和红军亲热起来说长道短，亲如一家。红军问：“你们这里谁家的地多？谁家顾用的受苦人多？”“谁家不劳而获吃得好，穿得好？”乡亲们争相告诉说：“候禾场侯生云、桥洼的刘大，他们地多，各有千八百亩（每亩五亩）八、九个庄头的穷人都租种他们的地。一年打下粮食得交很多租子”，“他们自己不劳动，却吃的好，穿的好，出门骑的高骠子大马，身穿长袍马褂。穷苦人年复一年，忍气吞声熬苦日子，敢怒不敢言……”

打土豪分田地之后，乡亲们打心眼里热爱共产党、热爱红军了。当下，庄里张来富、尚英等青年参加了红军，军民亲密得像一家人一样。

过了两月多，红二十八军骑兵团大部队开走了，留下少数同志帮

协助地方工作。还留下一位女同志。他们把周围几个庄子编为三乡。那个女同志担任乡苏维埃主席。下面还有财政部长，民政部长等都是选当地的群众担任。我们庄子张彦清被选为乡苏维埃政府的财政部长。一九三七年夏季的一天中午，我们正在地里锄山芋，那个女同志走过来摸着我的头，叫我小鬼，问我去油坊庄的路，我给她指了。听她人说：那是营三旅贺晋年旅长的队伍已经升到定边。盐池一带驻防，实现了国共合作，以桥湾梁为界，分成了红白两地，我家乡属于红地。从此，家乡人民当家作主了，有土地、有吃有穿，过上了好光景。

（王相梧整理）

一九八一年